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一八六 選佛場
- 一八七 戒——了生死
- 一八八 慈忍滅瞋
- 一八九 三天使
- 一九〇 懺悔夙業
- 一九一 生死夢
- 一九二 鞭春
- 一九三 雪廬老人往生三週年紀念專刊前言
- 一九四 依止善知識
- 一九五 現前一念
- 一九六 佛法中的外道
- 一九七 直心道場
- 一九八 門道
- 一九九 布施歡喜
- 二〇〇 下人不深 不得其真
- 二〇一 莫論人過·但省己非
- 二〇二 風雷益
- 二〇三 上下偷安·法門大患
- 二〇四 莫傾人棟樑

場佛選

慈舟大師說：「皈依佛法的人，雖多如牛毛；而畢竟成佛的，仍稀如麟角。佛教原是選佛場，怎麼叫選佛場呢？無論何人，只要肯用功，而又用得相應的，自然就有覺悟，大家在一處一比，就顯出來了。」

對於世間的任何一場考試競技，我們都知道，要想拔得頭籌，必得投入心血，全力以赴。而在學佛、成佛過程中，想要出類拔萃，也須「將此身心奉塵刹」的啊！

環視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，又名魔鄉，它是魔障的鄉里，住在魔鄉的人們，都要接受魔難的考驗，所謂不受魔難不成佛。因此，無時無刻不受到利衰毀譽以及稱譏苦樂等八風的煎熬。學佛的人，每起一個念頭，也都是凡聖交戰，勝負莫辨，而信念不堅者，一念不覺，便隨墮為九界眾生，淪為魔子魔孫。因此，這充滿荊棘與陷阱的世間，正是歷練烘焙佛子的場所，重重的關卡，處處都在測驗佛子成佛的決心與毅力啊！

末法眾生，根機劣弱，在選佛場中，畢竟中選者少，落第者多。然而我們人人均應深自警惕，不應以佛道難成而心生退怯。衣裹寶珠，就算是極窮的貧子，也是各有一枚。學佛正為的覺悟我們這平常所迷的本性，也就是說學佛是開顯智慧，究竟解脫的一門大學問。我們應當愈挫愈勇，不屈服在魔鄉的逆境中。俗云：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世間的回頭，尚且如此，況乎出世間的迷途歸返？

學佛是大丈夫的行爲，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辦得到的。君不聞「人身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今已聞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？」成佛與否，端看我們在這個選佛場中，如何嶄露頭角了！

戒——生了死

慈舟大師說：「皈依佛法的人，雖多如牛毛；而畢竟成佛的，仍稀如麟角。佛教原是選佛場，怎麼叫選佛場呢？無論何人，只要肯用功，而又用得相應的，自然就有覺悟，大家在一處一比，就顯出來了。」

對於世間的任何一場考試競技，我們都知道，要想拔得頭籌，必得投入心血，全力以赴。而在學佛、成佛過程中，想要出類拔萃，也須「將此身心奉塵刹」的啊！

環視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，又名魔鄉，它是魔障的鄉里，住在魔鄉的人們，都要接受魔難的考驗，所謂不受魔難不成佛。因此，無時無刻不受到利衰毀譽以及稱譏苦樂等八風的煎熬。學佛的人，每起一個念頭，也都是凡聖交戰，勝負莫辨，而信念不堅者，一念不覺，便隨墮為九界眾生，淪為魔子魔孫。因此，這充滿荊棘與陷阱的世間，正是歷練烘焙佛子的場所，重重的關卡，處處都在測驗佛子成佛的決心與毅力啊！

末法眾生，根機劣弱，在選佛場中，畢竟中選者少，落第者多。然而我們人人均應深自警惕，不應以佛道難成而心生退怯。衣裹寶珠，就算是極窮的貧子，也是各有一枚。學佛正為的覺悟我們這平常所迷的本性，也就是說學佛是開顯智慧，究竟解脫的一門大學問。我們應當愈挫愈勇，不屈服在魔鄉的逆境中。俗云：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世間的回頭，尚且如此，況乎出世間的迷途歸返？

學佛是大丈夫的行爲，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辦得到的。君不聞「人身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今已聞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？」成佛與否，端看我們在這個選佛場中，如何嶄露頭角了！

慈 忍 滅 瞋

「氣死我了！」是現代人的口頭禪。環顧我們的周遭，違心逆意的事，多得
不勝枚舉，而發怒生氣，除了徒增逆緣，於事別無補益。不學佛的人，任情的，
便使性發瞋，那是他不明瞋恚毒害之大，不注意。學佛的人，誰不知道瞋是根
本煩惱，瞋火一起，它會伏滅一切的善法，焚毀一切的功德。所以任何一位修行
人，面對瞋心的惱害，必須小心翼翼的防範它，調伏它，萬萬不能隨順俗緣，鎖
日嚷著：「氣死我了，把我氣死了！」

我們都要很清楚的知道，瞋心一起，舉身熱惱、所有的惡業，也都跟著興
起，首先是無明起了，接著慢心來了，疑心也不落後，再者不信、忿恨、惱、
害、嫉……等等的惡法，全都在一念之間，充塞在瞋恚人的胸臆間。想想看，有
這麼多猛烈的毒害在滋擾著、摧殘著，等到想要止怒息瞋時，這些惡根所造成的
禍害，已令人滿目瘡痍，後悔莫及了。

試看！平常我們對危及身命的天災人禍，是多麼的害怕與恐慌啊！發大水了，
大家眼看著排山倒海，洶湧翻滾，吞噬人命的浪潮，誰不轉身就跑。又發生火災
了，大家對那蒸騰的熱氣，嗆人的濃煙，飛竄的火舌，誰不驚慌失措，奪門而逃
呢？可見對於損及身命的天災人禍，我們都會發自本能的走避它。而對存於內在，
壞我慧命的瞋恚毒害，我們作佛教徒的竟任它滋生蔓延，不知害怕與防範。

弘一大師說：「瞋是心頭最大的惡賊，要除去非常不容易，但是學聖賢的
人，不除去瞋心，就很難進入聖賢之門了。」走在菩提道上的修行人，難行也得
行，難忍也得忍。雪公老人告誡瞋怒的人說：「對己著想，我是菩薩，應起覺
照，當行忍辱。對他著想，爾乃痴漢，應起悲心，與以原諒。再急用一句洪名，
當作金盾，綿綿念去，壓住瞋心。不然他痴、我瞋，一同墮落。」啊！既知厲
害，就讓我們一起共修慈、忍來滅除心中瞋恚的煩惱吧！

使天三

閻羅王問生前造作惡業，死後墮在惡道中的眾生說：

「你從前在人間的時候，三天使難道沒有給你告示嗎？」

「什麼三天使啊？」眾生反問閻王。

「三天使就是老、病、死。天，是自然的意思。老病死是發自自然的業道。釋尊爲悉達多太子時，遊觀四門，就是見到老病死之苦，而深生厭世之心。所以老病死是警告世人的三位使者啊！」

「嗯！說到老病死，確實是很刻骨銘心的！」

「怎麼個苦法？說說看！」

「閻王啊！病使來的時候，是六親不認的，不分男女老幼或尊卑貴賤，人人不能得免，或生瘡長膿，或胃疾肝病，或腿傷中風，病使一來，雖有山珍海味，食來也形同嚼蠟！雖有金銀千箱，也不能替代病苦的逼迫哪！」

「哦！這般痛苦，那你爲什麼病一好轉，就忘了疼痛，依然放逸毫不警覺呢？再說說老使來的時候，是怎個情形？」

「閻王！這老使來的時候，我是形容枯槁，精神昏昧，髮白眼花，耳聾齒落，步履維艱，人多嫌厭，苦不堪言啊！」

「可是你爲什麼依然放縱身、口、意，不停的去追逐五慾六塵，患得患失呢？」

「閻王啊！我真是後悔莫及。」

「好！那死使來的時候又是怎麼樣？」

「唉！死時更是劇烈，我在臨命終時，四大分離，風刀解體，猶如生龜脫殼，生牛剥皮，那胸膈腸胃中，如烈焰焚燒，雖有至親骨肉，無人可以替代。閻王老爺！我命斷魂逝後，一切恩愛眷屬各各分離，官爵財物僕從也各自散馳，我身陷閻闍長夜，曾無一點光明，徬徨無主，苦惱無盡，真是惶恐有加啊！」

「眾生啊！眾生，三天使一一來昭告於你，你又爲什麼不趕緊持戒念佛，及早準備，發願往生，志求解脫呢？」

業夙悔懺

器皿污穢了，若不加以洗滌潔淨，那麼，縱是瓊漿瑤液，畢竟不免異味間雜；而我們的心器，歷經曠劫見思惡業的薰染，安得不既污且濁呢？如此，若想盛以清淨大法，畢竟了不可得。所以，不論是三皈、五戒、八戒，乃至修習一切止觀法門，都必須先依懺法得清淨已，方能進行修受，期於成就。有鑑於此，歷來祖師大德，多有廣備懺儀行法，以利行者修懺的，而普賢菩薩，雖高居等覺位次，猶不忘提示：「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痴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」

這麼說來，我們到底造了多少惡業呀？普賢行願品上化抽象為具體，說是「若此惡業有體相者，盡虛空界不能容受」，這些惡業，重重疊疊，讓我們猶如掉進黑漆桶中，大不自在。若想打破這個黑漆桶，還得認識惡業是怎麼造來的。據經註上說：我們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由愛見的緣故，從自心中生起人我的執著，外加惡友牽引，竟連他人一毫的善事，都不肯隨喜，於是，乃依著身口意三業，廣造惡事，有時雖然所作未遂，那顆惡心，卻是廣布周遍，而且日以繼夜，未曾間斷，遇到自己的過失，則又掩飾覆藏，深怕人知，也不恐懼墮落惡道，像這樣了無慚愧，不信因果，當然就敢於造作種種惡業了。既是這樣，那該怎麼辦才好？

解鈴還須繫鈴人，惡業怎麼造來，就怎麼懺去，一反前面所述，從深信因果起，一路修治，經教及祖師，種種懺法，都可作為依憑，要知懺悔是心地功夫，果真從心地上痛改前非，就是擒賊先擒王了。然而懺是改往，悔是修來，若只懺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後過，那就好比右手掃地，左手揚塵，所以雪公老師曾言：「如此懺悔，縱饒淚枯三江水，不過鬼哭狼嚎耳。」欲行懺者，珍重珍重！



夢死生

慈舟大師說：「究竟這個生死大夢，怎樣纔可以醒呢？當然有醒夢的方法。拿睡覺打個譬喻，睡着了的人，你要教他醒，怎麼他就能醒呢？須要『轉』他的迷夢心，向醒處喊哪！我們要醒生死夢，也是要轉迷夢心。怎麼轉法呢？念南無阿彌陀佛，一聲聲向自心上喊，喊久了就會醒的。但也關乎各人善根淺深，而定覺悟遲速。若是『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』那麼一叫便醒，各人根機不等，若非頓超根機，必須多喊。」

是呀！必須多喊。我們平常睡覺作夢時，有人喊，或有鬧鐘叫，便能夠清醒。而慈舟大師告訴我們要想醒這「生死大夢」，便是用一聲聲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往自心裏喊，自心喊自心。喊到知道自己有個法身慧命，當勤修行，莫令這個自心常在迷中，如此一聲聲「阿彌陀佛」喊久了，迷夢總會醒的。

原來凡夫的念頭就像瀑流浪花，倏生倏滅，剎那不停，對著外在境界總是攀緣不休，那憂悲喜悅愛惡苦樂，一切一切，總是輾轉代謝，曾無暫息。一箇念頭一顆種子，遂致煩惱塵垢，越積越厚，生死夢海，越溺越深。

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是盞菩提心燈，這盞燈入到眾生的心室中，那千年的黢闇便得以破除；那百千萬億不可說劫的諸業煩惱，亦皆得以祛除。因此持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是醒夢的良方，是大覺世尊不請自說的無上法門。讓我們一聲聲的向自心裏喊，喊醒那沈淪多劫的生死大夢吧！

春鞭

大寒一過，東風解凍，蟄蟲始振，春回大地。在舊時，每當「立春」前一日，府縣官要進春牛置府前。春牛用土製，必須高四尺，代表四時，身長八尺，象徵八節。而造春牛也有特別的方法，它必須在冬至這天，以當年最吉祥的方位取水土造成，並且用桑柘木來造胎骨，而牛頭、牛身、牛腹也都有特定的顏色；可謂慎重非常。

立春之晨，府僚人員，便用紅綠色的鞭子打春牛，謂之「鞭春」。鞭春，表示春到了，牛要開始耕作了。中國過去以農立國，牛是動力之源，因此鞭打春牛有勸耕的用意。春耕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、季節的更迭，自有其機宜。如果春天荒耕，夏便不長，更遑論收藏。而人生的四時，豈不亦然？

一鞭驚醒老牛身，也驚醒夢中人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而「一歲平分春日少，百年通計老時多。」修行人看到鞭春，怎能不怵目驚心呢？

伊菴權禪師，至晚必痛哭流涕道：「今日又只恁麼空過，未知來日工夫如何？」蓮池大師每見晨朝日出，亦嘆息道：「今又換一日矣！昨日已成空過，未知今日工夫何如？」蓮池大師為自己每日只是嘆息，未嘗流淚，深感為道之心，不及古人遠矣！而你我每日見晨曦夕照，又可曾嘆息自勉？

一寸時光，一寸命脈，修行人要在工夫上透出一點訊息，又豈是終日悠悠，放逸自恣，便能有得？人命無常，譬如朝露，出息雖存，入息難保，故春陽氣轉，不能懵然空過。願吾等黜去一切門面裝點，屏去一切無謂應酬，沈潛韜晦，日夜勤修，一心持名念佛，務期盡此報身，往生淨土，面見彌陀，親聞法音而後已。

雪廬老人往生三周年紀念專刊前言

三年了，雪公捨離娑婆已三年了。三年來，有人善根增長了，卻也有人停滯不前。在這八風狂呼，眾苦交煎的娑婆苦海中，那怕是一次小小的病痛，或一句輾轉相傳的耳語，都足以摧毀那已被雪公拉拔提振的道心。啊！凡夫眾生就是造罪心熱，每天念起念落，造來造去，總造到舊家風上去了。這舊家風，原是分別人我、橫計是非的老習氣啊！

明倫承護法大德之託囑，在雪公往生三週年的忌辰，再出一期專刊，以緬懷雪公老恩師——願老人家之道德風骨，再鮮活在修行人的心中。此等美意，明倫不敢推託。

雪公往生三年來，愈發使人覺得要在末法季世，移風化俗，實踐佛法，誠非易事。而雪公以一介白衣，獨樹一幟，化人無數，這無有大忍力、大智慧，何能創造出這番感天地、泣鬼神的菩提偉業？！

雪公了了如箇避塵之珠，雖已往生，在弟子的心目中，卻歷久而彌新，其曖曖內蓄的光華，直與弟子們相終始。老人的德範，在明倫所刊所載，猶不能道其萬一。明倫只能盡其所能，略窺一位學佛實踐者的心地功夫，但願不只饗諸親炙，而且能夠感格來茲。

依止善知識

「世尊！末世眾生去佛漸遠，賢聖隱伏，邪法增熾，使諸眾生，求何等人？依何等法？行何等行？除去何病？云何發心？令彼群盲不墮邪見？」這是普覺菩薩鄭重為末法眾生向佛請示的一段話。的確，一個人的思想見地，關係著他一生的成敗禍福。而一個修行人知見的正邪偏圓，亦關係著他道業的成與不成。


所以世尊乃開示道：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將發大心，求善知識欲修行者，當求一切正知見人。心不住相。不著聲聞緣覺境界。雖現塵勞，心恒清淨。示有諸過，讚歎梵行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。求如是人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「善知識」、「正知見」，是每位佛教徒耳熟能詳的專有名詞。當年見月老人，初次行腳，即有多人相隨，其師父便云：「好則成善知識，否則是江湖頭。」見月老人受此提示，終身以善知識自我期許。然而如何才是善知識與正知見人呢？

吾人當以二法勘驗，一者心不住相：不為人天福報所迷。二者不著聲聞緣覺境界：不為小乘因果所滯。依如是等人，自不被邪見所惑。又正知見人，雖顯現塵勞之相，而其心恒常清淨。正知見人，也示現過錯，然而他口中讚歎清淨梵行，心裏嚮往了生脫死大道，而且幫助眾生防非止惡，自正律儀。如此之人，即是具大乘根器之善知識，如此之人，方堪引人發大心，教導人正修，去除過患，為人尋求適時宜，可依靠，能成就的法門。也就因著如此正緣，末法眾生，方得成就無上正等菩提。

吾人生當此時，世尊曾交代：「末世眾生見如是人，應當供養，不惜身命。」求法果有如此斷臂悃誠，焉得不成就也哉？



現前一念

常聽人說：「等我退休後，再來好好修行念佛！」

然而身在娑婆世界，永遠有糾纏不清的煩惱與業障，「等有空閒」再修行的想法，永遠是遙遙無期。而事情卻有本末輕重，生死大事，焉能任你挑環境，待時日？

古人說：「即今休去便休去，欲待了時無了時。」即今，便是等不得也。因此修行就得隨時隨地管住現前這一念，讓心猿罷跳，意馬休馳。俗云：「心靜自然涼。」狂心歇處，即是菩提。

但是一般人平日都隨順妄想，不修正念，妄心用事處，攀緣執著，顛顛倒倒，以此顛倒，隨情造業，三界六道，業牽受生。更造新殃，永無止息，方其受報，且又怨天尤人，殊不知自作自受，正在此現前一念。所以千古聖賢，識得原委，還都在這一念細微處，作自我審察。

華嚴經云：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，遠離妄想及諸取，令心所向皆無礙。」佛興大悲，憐憫有情，告訴眾生遠離妄想及諸取，是通達佛境的重要方法。祖師大德也教導我們，今若能將妄想心，轉為念佛心，則念念成淨土因。而念佛心不斷，妄想心便消滅，這時心光發露，智慧現前，則能成佛法身。

念佛人果能終日念佛，終日繫心，那麼水清月自來，心淨則佛現。辦生死大事，一心要如此堅凝正念，攝心念佛，不被妄想幻化所惑，能夠立時放下世間一切牽累，現前一念，離妄即真，聖胎便自長養而成。

佛法中的外道

佛法是門覺學，是證悟真理智慧的心地工夫，因此又稱爲內學。它的要旨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。」與這旨意不合，心行理外的，便稱爲外道。外道有多種，有佛法外的外道，如古印度九十六種外道便是。也有附於佛法的外道，如小乘犢子部，及大乘的方廣道人，均是附託佛法，而另立邪道的外道。另外也有雖學佛法，陷於邪門的，更是令人不知不覺的外道。以上數種，因係偏離佛法旨趣，故稱爲外道。

佛告訴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，每於辰朝當自摩頭。」世尊要出家人每天摩頭，以自覺何以薙除鬚髮，形與俗異？藉此摩頭動作，而自勵不能縱浪身心，混從市俗，必須勇猛精進，念念於道。至於在家人，形與世同，跡不離俗，如何離染脫俗，與如來徹底悲智相應呢？

比丘摩頭，是提道念，白衣學佛，亦當攝心。縱不能即起心動念處，即觀照徹了，也要日日找個固定時間檢點身心，究竟身犯殺、盜、淫否？口出兩舌、惡口、妄語、綺語否？意起貪、瞋、癡否？能這樣約身、守口、攝意即稱之爲「諸惡莫作。」然後進一步「眾善奉行」，不但不殺生，而且要放生；不但不偷盜，而且行布施；不但不邪淫，而且修梵行；不但不惡口、兩舌、妄語、綺語，而且言語柔軟、和合、真實、純淨。不但不起貪、瞋、癡心，而且起布施、慈悲、智慧之心。由自律的諸惡莫作，晉昇到利他的眾善奉行。既已諸惡莫作則意地自然安靖，不顛倒、不妄狂。既已眾善奉行，則心地寬廣磊落，結善緣而無攀緣，那就正好執定法門，一心修行，是謂「自淨其意」。果能日日如此省思，則俗塵漸落，心華漸開。與比丘摩頭，原無二致。若是兀自不覺，諸惡仍要做，眾善不奉行，縱有聰明才智，精研三藏，亦是說食數他寶，於佛法毫不相應，終成佛法中的外道！

佛法引人開顯智慧，出離苦海。其關鍵在於心術的端邪。古人云：「心字，三點如星，橫鉤似月斜，披毛從此出，作佛也由他。」但願我佛門弟子，細細打點個人行徑，萬勿流爲佛門中的外道啊！

直心道場

弘一大師有位未出家時的老友，曾詩云：「弘一精佛理，爲我說禪宗」之句。

不久，此友即接獲大師書「慈悲喜捨」四字墨寶，且云：

「學佛不但以理，切要在事持，行事重在不欺，名如其實。今我並未爲君說禪宗，君詩言之，即爲妄語，佛不許也。君其懺悔，免遭墮落。」

何等精嚴的行持啊！眞實學道之人，全在此處著力著眼，心地上確是容不得一絲的虛頭、矯揉和做作。

再看印光祖師自知世緣將盡，函示德森法師的一段話：

「光大約不久了，若死決不與現在緇素相同，瞎張羅，送訃聞、開弔、求題跋、歛些大糞堆到頭上以爲榮。如蒙阿彌陀佛垂慈接引，千足萬足。至於作傳、銘、讚、誄、聯者，教他們千萬不要歛大糞向光頭上堆，好好的佛法，就被好名而惡實的，弄得糟透了。吾人不能矯正時弊，何敢跟到斂大糞的一班人湊鬧熱。……。」

看了印祖這段交待話，著實令人通身汗下。吾人平日均隨凡夫情見率意妄爲，而眞實道人，對夙習惡覺知見，則力爲徹底洗盡，不存一毫。祖師罵人處，正是極度的慈悲處，亦正用心真切處。是所謂演說妙法，化導群倫啊！

道德修養，是一切感人化人的泉源，文學藝術作品也好，演講論辯也好，缺乏了以道德爲基石的一切造作，是不能深遠影響群衆的。展閱祖師先賢的清言高訓，那發乎德性的香醇，令人敬慕企仰低徊不已。

道門

俗云：「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門道。」自古來，各行各業均各有其獨特的門道，如果不按門道行事，必定為內行所恥笑，同行所排擠。而這門道，要經師父給予指點與嚴格的磨練，還要徒弟接受考驗與勤加練習，始能掌握。所以，中國過去做學徒的，必須三年四個月才可以出師。這段期間，如果徒弟不耐勞苦，半途而廢，或是討巧蠟級，不按規矩，那就出不了師，便算前功盡棄。

那麼，佛門前有沒有門道呢？當然有。佛門的門道在「奉行佛教」上。如果修行人，不以佛為師，而以自己的心意為師，名為方便度眾，實為與道背馳，智者是一望便知的，因為內行看門道，不看熱鬧呀！換句話說，佛教的興衰，繫乎道風的有無，而道風，則建立在門道的操持把握上。把握了門道，縱使門庭清寂，佛教依然興隆；不能把握門道，縱使建了四百八十寺，依然「多少樓台煙雨中」，是雖盛猶衰，不能引眾生出苦輪的。

至於門庭道風的樹立，也有其門道。昔日，遠公曾指示：「住持有三要：曰仁、曰明、曰勇。」「仁」是去除私欲，宅心厚道。在上領眾的，躬行道德，在下受領導的，氣質自然變化。如此，則能安撫上下，悅樂往來。「明」是洞察事物的道理，賢愚的是非。如此，則能遵行禮義，辨識安危。「勇」是見義必為，見善必遷，無有私毫退怯。如此，則能作事果敢，剖斷不疑，知姦必除，知佞必去。果真具備以上三要，就是把握門道，以人弘道，何愁門庭之不興、道風之不振？

佛門的興衰，每位佛子都有責任，但是如果成天為此憂心忡忡，這又不對了。憨山大師曾說：「當憂自心之不悟，不必憂道場之不興。」悟自心，就是把修行的門道，悟自心，自然神通妙用，不可思議，足以紹隆佛種，振興門庭，否則心長戚戚，終是凡夫情見，於事無補。

喜歡施布

「大施主」通常指肯施捨錢財，做功德的居士大德們。然而布施有多種，除了財施外，還有法施及無畏施。法施是為人演說佛法，使人開悟得道。無畏施是令眾生遠離危險境界，無有恐怖畏怯。觀音菩薩又名施無畏薩埵，此即觀音菩薩尋聲救苦，能作眾生怖畏急難中的依怙，令眾生無有畏怖。

修學佛行以布施為第一，六度四攝中亦以布施為最先。有形的物質錢財可以布施，無形的慈語悲心也可以布施。在中國古老的廟宇叢林中，一進山門，一定是笑口常開的彌勒佛或立或坐在殿首，接引眾生，這已經是成為廟宇建築擺設的規範。因彌勒佛又名慈氏，已修得慈心三昧，慈是「與樂」，給予眾生安樂，凡進山的香客，受到彌勒佛慈容的迎接，必然是樂於步入佛門的。

在娑婆苦海，真是煩惱無邊浪滔滔，層出不窮的是非人我，永無止息的在擾害眾生。有人學佛學財施，但心境未必舒暢，何以施主學慈要給眾生安樂，自己的苦反而沒有拔除呢？這其中關鍵在於一點「歡喜」，譬如送人禮物，要滿心喜悅的呈送給對方，如果加上些許的有所求或捨不得，隨之而來的後悔與目的未遂，便又使人陷入煩惱的深淵。所以布施，在受施一方確是有所得，在施主一方，可以捨去慳貪，也未必無有所得，可以說是皆大歡喜。

其實「歡喜」本身就可以單獨布施，讓對方高興這是厚道的表現。「希望父母高興」、「希望師長高興」這是很常有的心態。我們如果也能令兄弟姊妹、親戚朋友、左鄰右舍，乃至一切眾生都滿心歡喜，不加惱害、不以惡語相待、不懷猜疑嫌隙，時時都以慈心包容，誠如佛以慈眼視眾生一般，如是布施，必然是諸根悅豫、法喜充滿。

下人深不 不得其真

印祖云：「欲得佛法實益，須向恭敬中求……若無恭敬而致褻慢，則罪業愈增、而福慧愈減矣！」從前有位古靈贊禪師，他在大悟之後，想要報剃度師之恩，於是多方啓迪，剃度師心知有異，令他宣說法要，古靈贊禪師說：「說法必得敷設法座，並恭迎升座禮拜。」剃度師一一允依，於是能在聽講後大徹大悟。假若古靈贊禪師不是如此重法，他的剃度師不是如此重得法之人，莫道不說，即便開講，也只得文字知見而已，決不可能，一聞之下，徹達本心，這就是俗語說：「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」呀！

而說到謙卑下人，我們且再看一段公案：從前清世祖曾拜玉琳禪師為師，他請法師為其取一法名，禪師說：「帝王那用得著如此。」世祖堅持，並且祈請取個極醜的字眼。玉琳禪師於是寫了十來個醜的字眼，讓皇帝自己挑選。世祖選了一個「癡」字，又因他的輩分在「行」字輩，法名便是「行癡」。後來世祖每與玉琳禪師的法徒書信往返，必定署名「法弟行癡和南頂禮」，和南意即頂禮，是書信中的禮告敬辭，用於署名之下，是古今所通用，不但用於尊長，也當用於平輩，可惜今日之下，禮教陵遲，學佛的人，信札往返，也都只用合十、合掌、謹啓等等，不肯稍稍屈下。較之開國皇帝的心存實敬自卑尊人，豈不汗顏？

其實，學佛之人，要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其至妙秘訣，全在誠心與恭敬，「合十」之禮節，在平常向人問路，或與人見面寒暄時，都合起雙掌，而要親近良師益友，咨以生死大事，怎可對待等同路人的禮儀呢？古云：「我慢山高，法水不入」願與同修共勉之。

莫論人過·但省己非

從前唐太宗告訴玄奘法師說：

「朕欲齋僧，但聞僧多無行，奈何？」

玄奘法師答道：

「崑山有玉，混雜泥沙。麗水生金，寧無瓦礫。土木雕成羅漢，敬之則福生。銅鐵鑄就金容，毀之而有罪。泥龍雖不能行雨，祈雨須禱泥龍。凡僧雖不能降福，修福須敬凡僧。」

太宗恍然道：「朕自今以後，雖見小沙彌猶如敬佛。」

唐太宗是有福之人，他心中有疑，遇玄奘大師而心開意解。一般學佛人，則未必能如此幸運。因此很多人雖入佛門多年，卻未必得到佛法真實利益。只因稍涉經律，便終日拿修行尺度，來衡量他人長短，若尺寸不合，是非煩惱便爾滋生繁衍，如是修行，徒增慢心，於道無補。

果能像唐太宗而言：「雖見小沙彌猶如敬佛。」心地一變，慢心化為厚德，外求轉為內省，嚴冬酷寒便成春陽和煦，不只自增善根，同時普利群生。

祖師大德，有修有證，誨人之言，句句以務實為本。至於世間人的一切造作，自有業力牽引，因果相酬。君不聞偈云：「神農留下一粒米，舊種落田新種熟，此中也有不生者，煮在鍋中做稀粥。」個人生死個人了，末劫修行，五濁轉重，退多進少，吾人但當時時自省我非，不念人過，如是全心修行念佛，自然即與如來徹底悲心相應，待到成就，則於有過眾生，亦不無裨補。



益 雷 風

明度法師云：「每日自省過去一晝一夜中，所有身心動作，於下列三事，屬於何者為多？」

- 一、爲了生死之時多，抑謀生活之時多？
- 二、爲念利人之時多，抑求利己之時多？
- 三、爲思己過之時多，抑覓人過之時多？

以上乃真實辦道者，檢束身心之最要辦法，持之以恆自能得真實受用。」

世間之人，千病萬病都只因爲有「己」。因此百般計較，不是希望自己富貴，就是希望自己安樂，再不然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親屬名成利就，長命百歲。然而經中偈云：

「名譽及利養，愚人所愛樂，能損害善法，如劍斬人頭。」

所以，真實辦道之人，於此要有所了悟。原來謀生只爲滋養慧命，借假修真。而世間的富貴名利，飲食男女，交際應酬，看似熱鬧昌盛，實是障道因緣。若乃人我是非，紛紛擾擾，因蔓牽連，更無了時。

反觀易經「益」卦，合巽與震而成。巽是風，震是雷，風雷之勢，交相助益，互生互長，故而叫「風雷益」。其象辭云：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」一個人能見善而速從，其過失必然愈來愈少。而對於所犯的過失能夠馬上改正，那麼其善行必然日漸增多。如此便如風雷之勢，交相助益。

辨得此意，就當下定了生脫死的決心，自省己過，不問人非，但勤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久之自然凡情漸去，智慧頓

患大門法 · 安偷下上

「上下偷安，法門大患。」此乃宋朝楊歧大師所訓勉。其實豈只法門大患，凡存偷安之心，小自三、五人之公司行號，大至數億人之國家民族，即無不趨向於滅亡者。

法門、道場、叢林，乃指繼佛慧命，紹隆佛種之團體。歷來道風嚴謹之叢林，上必有名師勤苦指引，下亦有弟子如法修學。若是上不勤於教誨，下不謹於實修。人人只求一己安閒，個個僅貪舒適自在，得一日過一日，不計來日道場之興廢存亡，則維繫眾生慧命之精神力量乃漸漸消弭，屆時樑傾柱毀，腐木且不可以撐大廈，卑人又怎可持宗門呢？

苗秀緣於種好，佛法之興隆衰替，全在佛教徒有無真操實行與發心宏揚。當年淨土宗始祖慧遠大師，在廬山建東林寺，當他年紀很老邁時，依然講學不輟，弟子中或有偷懶懈怠的，遠公便說道：

「桑榆之光，理無遠照，但願朝陽之暉，與時並明耳。」桑榆之光，言落日餘暉，尚留在桑榆之上，言人之晚年，乃遠公自喻。朝陽之暉，言日出之光，喻年少之子弟，就像初昇的朝陽，與時俱增。意欲年輕之人，及時努力。

遠公說罷，拿起經典，繼續登座說法，諷誦之聲，明朗通暢，言詞表情都顯得十分苦切，高足們看了都肅然起敬，由此更加勤奮。

遠公雖然年紀老邁，卻無有一絲偷安之心，以此感人上下振厲，道風借此留傳百世。時值國家多事，人心浮靡之秋，身為佛教徒，豈可心存偷安，相偕沉淪？

棟人傾莫

陸玩，晉元帝時爲丞相參軍。後因潛說叛逆歸順有功，官職一再升遷。當他官拜司空時（三公之一，相當今之院長級），有人來至府中，向他索取美酒，對方得酒後，便站起來將酒倒在棟樑之間，然後祝禱道：

「當今國家缺乏人才，以您爲支撐大局的柱石，您千萬不要傾覆人家的棟樑啊！」

陸玩十分有雅量，笑著說：

「謹藏教言。」

果然在他任內，誘納後進，不遺餘力，朝中官宦，都蒙受他的德蔭。

語云：「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」中國歷史上，從黃帝至宣統四百二十四位皇帝中，真正才德俱優，以天下百姓安危爲己任的國君，卻是寥寥可數。於是乎，翻開史冊，每一頁均沾滿了血腥，奪權爭寵，求名侷利，勾心鬥角，殺氣騰騰，直令人看得心驚肉跳。這當兒，幸好各朝總會出幾位忠肝義膽，英偉絕世之士，雖然他們無不鞠躬盡瘁，腦髓塗地，然而天地間的那股正氣，也正因爲有他們才能直貫日月，直徹人心。彝倫綱常，著實是賴他們支撐維繫的！

世間之棟樑，須是這般至德美質，才堪擔當。而出世間之棟樑，更是要行篤德者之士來充任。若開口爲文，便好大浮誇，薄議縉素，挑剔古今；組社則目標玄遠，強順時潮者。便只是將一艘大好的度苦慈舟，砍斫得千瘡百孔，而那昏途明燈也被晃得光怪陸離，氣象陰慘。那麼，又如何能振聾啓聵，導人出離生死呢？

近年來諸多高僧大德，相繼往生圓寂，年輕一輩要支撐門庭者，實當戒慎再三，勿圖虛名，壞了佛門棟樑。